

他對台灣金融產業的功勞， 歷史會記上一筆的！

白文正總裁的逝去是交大的損失，是社會的損失，是家人永遠的痛！我們的社會病了，竟然讓這麼樣傑出有遠見，有魄力與執行力的企業家，選擇這樣的方式做無言的抗議。他對台灣金融產業的功勞，無可抹滅，歷史會記上一筆的。—— 陳榮祥學長

陳榮祥 口述 林見彥／彭淑靜 整理

說起我和白總結識的淵源，源自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兼工作夥伴叫張水江，他曾經是工商時報最年輕的總編輯。後來升到副社長，拿到艾森豪獎學金到MIT去進修，回台之後想要創業，我和他就成立碩聯創投管理公司，並邀同班同學許芳洲一起加入。

透過張水江的介紹，我與白總結識，他在我籌募碩聯創投基金時給我很大的支持。在此之前，我和中小企業處也成立一家叫華陽中小企業開發公司，裡面募得一個「華一創投基金」，另一個國外基金是生物科技方面，關於這些，寶來都很積極的支持我。和白總在創投結識這件事，讓我對白總刮目相看，他非常特別，非常積極，白總除了本業的金融投資，他的求知欲很強，企圖心高昂，他對其他產業也非常投入。

後來有個機緣，我要買辦公室，白總總部就在內湖新湖二路，他介紹我買下五樓一半。因緣際會，還跟《電子時報》同一層樓，當了多年面對面的鄰居。（編按：白總裁紀念專輯採訪邵中和學長，提到相關故事。）那時候我才了解，白總裁不僅對金融關心，對創投、生物科技，他同時也是電子時報的股東，也 sponsor 交大很多專案計畫，他的眼光已經跨過好幾個領域。

我搬到內湖新湖二路的大樓之後，我在五樓，他在三樓，我們就開始熟稔起來。我當時和大眾電信有一個專案是用 pager 技術開發股票機，後來我和寶來轉投資的公司，利用這個技術做金融機，因此，我跟寶來旗下一些公司很有關聯。當時，我在五樓，他在三樓，大家常常碰面聊天，他很關心自己的身體，那時候我身體不太好，他介紹我去換血，而他對茶兒素也很有興趣，也投資這方面的開發。



交大永遠的名譽博士——白文正總裁

後來我把原來辦公室賣回給白總，由寶碩進駐，離開那裡之後，我和白總比較沒有聯繫。我再次跟白總碰面是在交大校友會，白總要捐助安藤忠雄設計的美術館，大約是一兩億台幣。當時我就想，這麼好的機會怎麼會給白總，我想交大校友裡頭怎麼會沒有這個財力。更進一步了解之後，才知道白總與交大深遠的淵源，尤其是財務金融這一塊，他贊助很多交大的學生及計劃，培養這麼多優秀人才，如今很多交大校友是他公司高級的幹部。



▲ 白文正總裁與夫人開心接受同學們的獻花（友聲資料照片）

白總是個很有遠見，胸懷很大的企業家。我跟他聊天，他總是很豪爽，所以當我聽到不幸消息，非常難過，怎麼會如此，我覺得他不太像這樣的人。不過，後來仔細想想，事業達到頂端尖峰的人，其實滿寂寞的，高處不勝寒，雖然他有很多優秀幹部，不過一個人站在頂端，非常孤單。前陣子張校長說白總是企業界的英雄，竟遭遇到社會這樣的扭曲，那種委屈感是很大的打擊。

張俊彥校長就常講，怎麼把資訊跟金融結合，這才是台灣跳躍式成長的最佳方式。台灣的金融要國際化很困難，台灣的金融不但非常 localized，pool 又小，要國際化已經很難，加上政府的開放又有限，開放時方法又諸多錯誤。因此，白總有這個企圖心與長才，他在台灣是這麼有遠見的企業家，他能夠把資訊和金融結合在一起，讓台灣對世界的穿透變得很強，至少在華人世界，或台商所在的亞洲地區，但我們的社會卻這樣待他，我覺得很遺憾，很可惜。

所以說，不管怎麼樣，交大一定要繼續走下去，這是交大的強項，交大的校友在產業界這麼強，交大很多校友都跨到金融產業。我們要繼續走下去，走出一片天，將之發揚光大，如此一來，白總在交大財務工程發展史的這一塊，一定是具有 pioneer 的地位，這個對白總裁也是最好的紀念。友聲